



#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0/PV.84  
20 November 1985  
CHINESE

大会

第四十届会议

第八十四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5年11月20日星期三，上午10时3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德皮内斯先生

(西班牙)

## 一 纳米比亚问题(34)

- (a)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报告
- (b)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 (c) 秘书长的报告
- (d) 第四委员会的报告
- (e) 决议草案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85-64501/A

上午10点45分开会。

议程项目34(续)

纳米比亚问题

- (a)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报告(A/40/24)
- (b)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的报告(A/40/23 第6部分), A/AC.109/824, 825和826)
- (c) 秘书长的报告(A/40/687和Add.1)
- (d) 第四委员会的报告(A/40/882)
- (e) 决议草案(A/40/24(第2部分),第1章)

法塔勒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主席先生,请允许我通过你向哥伦比亚代表团对贵国遭受夺走数千人的生命并导致巨大的物质损失的灾害表示深切的同情。我们愿对面对这一灾害的哥伦比亚人民和政府表示声援。

大会再次审议纳米比亚问题,这一问题已经成为联合国在非殖化方面面临的最重要和严重的问题。这一问题关系到国际和平与安全,并关系到一个现在应当在国际大家庭中取得合法席位的领土的人民的命运,当大会讨论这一问题时,它只能回顾几天前在此阐述的原则立场的重要性。

大会审议了种族隔离问题,并强调了这一问题和比勒陀利亚对纳米比亚的扩张主义占领以及用镇压和分裂的手段向纳米比亚人民和占领输出种族隔离结构的做法之间的联系。

关于种族隔离的一般性辩论当然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南部局势正在发生质的变化。由于黑人进行斗争,并且不断地打击种族主义政权和其保护者,深刻地动摇了该政权的结构,种族隔离制度现在受到了威胁,并且正处于这些黑人大众的包围之中。

对这一英勇斗争进行的残酷镇压只是暴露了白人至上主义者内心的极度恐惧，并预示了在正在砸碎锁链的群众和唯利是图的少数剥削者之间的史诗般斗争中的一个新阶段。

南非境内的这种暴乱显示了纳米比亚解放军和纳米比亚和南非人民中白人阶层的团结。对共同敌人的这种联盟沉重地打击了敌人——不少于10万士兵的种族主义占领者。最近的这种事态发展对南非的扩张主义和镇压的种族隔离体制、以及整个南部非洲地区有着严重影响。

首先出现的结果之一是，主动已经不在白人少数者的手里，而转移到了群众的手中——特别是西南非人民组织，以及其他两个运动——非洲国民大会，和阿扎利亚泛非主义者大会。

这场斗争以及纳米比亚人民和南非人民反对共同敌人之间的相互补充是非洲国际领域内的最重要的发展。这将给这一地区非殖民化进程带来新的势头，以及具有深远影响的动力。这些事态发展将反应在联合国的工作上，以及那些斗争中的被压迫人民应当得到的声援和支持的形式和质量方面，以进行他们的解放斗争。

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必须支持这些积极的事态发展，因为它们促进走向解放的运动。此外，做出决定已不再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垄断，它们通过隐蔽和公开的对比勒陀利亚的支持来损害非洲人民在两个领土上的利益。这个做出决定的权力现在已经回到了斗争中的人民手中，这必须积极地反应在联合国之中，联合国致力于纳米比亚的独立和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

这种重要的事件已经动摇了西方政治家的理智观念，并在金融市场和跨国公司中带来恐慌。他们最关心的就是拯救他们的财富、特许权和投资。联合国当然不能够作为所有这些积累财富的托管人，人民拥有所有的资源、矿藏和土地。的确，纳米比亚问题能够通过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和平手段得以解决，那一决议包含有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西南非人民组织选择了和平手段，并表现

出所有的灵活性，而南非却决定歪曲和回避这种决定。它试图回避联合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原则，它叙述一个称为联系或平行的阴谋。它还求助于建设性接触以及积极建设性接触的阴谋。所有这些都是拖延阴谋，目的是给南非以额外的时间，使它继续镇压人民，以军事手段阻挠他们的愿望，并得到时间以掠夺最近发现的铀、宝石、铜和石油资源。它们试图肢解纳米比亚，将其分为几个傀儡管理的地区。它们试图吞并其港口和富有战略意义的近海岛屿，它们还试图把所有这些设施用来服务于世界帝国主义。

一方面，美国的平行和联系政策阻碍了纳米比亚的独立，而另一方面，又对战斗中的安哥拉实行霸权主义，并将安哥拉置于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工具的范围內。因此，建设性接触只是要使种族隔离结构永久化，没有种族隔离，种族隔离政权永远也不能够维持它们的统治，并在国内和国外实行铁腕政策。

大家都知道，纳米比亚问题在七十年代后期是有可能得到解决的。这个问题的解决现在由于华盛顿和比勒陀利亚的顽固态度而降到地平线之下去了。这两个政权阻碍了执行纳米比亚的独立。它们提出的条件是联合国、西南非组织或任何一方都不能接受的，因为这些条件联系到安哥拉独立的主权权利，而安哥拉的一部分领土却受到南非的占领。此外，南非通过在纳米比亚扶植傀儡临时政府相信，它能够不把纳米比亚人民唯一合法代表的西南非人民组织作为主要的谈判一方，这严重违反了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决议。

卢萨卡谈判的失败再次证明了反对和平计划的阴险图谋和敌意野心。在我们把希望寄托于以一切手段为取得胜利而进行斗争的阿扎尼亚和纳米比亚命令力量的时候，我们还意识到，这场斗争的道路是漫长的，牺牲的确也将是高昂的。因为我们认识到，种族主义政权受到主要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和以色列的支持。除非这些方面相信，它们为呆在那里所要负的代价比离开那里的代价高，否则它们就不会放弃物质和战略利益。

我们要重申，我们的非洲兄弟将加速他们的公众运动，以把这场斗争从东西方关系的殖民主义格局内转移出来。美国试图为其自私的战略利益而利用这一格局。

一个世纪以前白人为赶走土著居民所发动的战争，伴随着美国对土著居民——北美洲的印地安人所发动的战争。

对非洲人民的侵略势将扩大，这使人感到严重关切。联系的概念将包括一个美国阴谋，这将在这个月开始的时候执行，以颠覆和推翻安哥拉的政府。

约瑟夫·哈施先生在今年11月15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他的一篇文章中揭露了这一阴谋，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美国当局已经做出了这样一种决定，根据这一决定，它赋予自己以权力来干涉另一国家的内部事务，支持它所训练、资助和指挥的安盟组织，这个组织同时也得到了南非少数白人统治政权的支持。自从1975年安哥拉独立以来，这一直在继续着。哈施先生继续说，在国务院本月做出声明之后，

“华盛顿里的保守政治分子开始了有利于放弃谈判和公开或秘密支持安盟的运动。纽约的共和党人杰克·肯普先生和佛罗里达的民主党人佩珀先生已经提出了法案，以向萨文比武装部队提供“非致命性”的援助。其他未决的法案也将提供军事援助。据非正式的报道说，中央情报局局长卡赛和国防部长温伯格是赞成秘密援助的。”

里根声明是公然违反安全理事会今年10月7日所通过的决议的，当时安理会第三次谴责南非自今年6月以来对安哥拉所发动的第三次侵略行动。那次空袭导致了65人死亡。安理会谴责了这一侵略行径，并呼吁南非立即无条件从安哥拉撤出其军队。该决议草案呼吁所有会员国通过巩固安哥拉的军事途径来支持安哥拉，并使得它能够对付南非的侵略行动升级，而美国却在对该决议草案这一段落的投票中投了弃权票。美国代表说：

“安哥拉需要和平，而不是外国军队、外来干涉和进口的武器。”  
(S/Pv. 2617, 第51段)

我们又怎么能够相信我刚才所援引文章中美国国务院的声明和发言呢？难道美国有权干涉安哥拉的内政和通过萨文比而推翻那里的政权吗？难道这是合法的，而纳米比亚非殖化进程却是非法的吗？难道这不就是南非所要寻求的吗？现实总是如一的：美国通过这一宣言实际上是在承担南非在安哥拉的军事负担，并阻碍纳米比亚的独立，所有这些都是建设性联系政策的范围内进行的。对安哥拉内部反抗势力的援助实际上就是对比勒陀利亚的直接援助，也就是允许它能够加强其对南非人民的控制和镇压。

美国的傲慢态度同犹太复国主义实体代表的傲慢态度是很类似的，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代表在10月30日企图在以色列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实质问题方面蒙蔽大会。他告诉我们非洲兄弟们以色列所提供的援助，而这些援助实际上都是从美国赋税人的腰包里获得的。他以最为荒唐的方式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同非洲运动相比较。一位前线国家代表在安全理事会上把以色列和南非归为一类，清楚地表明了事实真相。在最后一次对安哥拉袭击之后，他说：

“侵略对它们的生存的重要和必要性就象氧气对人类生存的重要和必要性一样。”

以色列的实质、其隔离主义特点、其在阿拉伯和非洲地区所起的颠覆作用是无需重复的事情。以西方报道为基础的联合国关于种族隔离和纳米比亚问题的报告毫无疑问地证实，南非和以色列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与合作。这些报告充分表明了比勒陀利亚和特拉维夫之间的特别关系。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一份报告（A/AG/131/179）的报告中的第60段指出：

“几乎所有ARMSCOR最近的武器发展都是以以色列产品转换过来的。在制造新一代坦克、新型战斗机、海军船只和潜水艇以及大炮和小型武器领域内是存在着合作关系的。以色列的国防科学家在南非获得批准。南非的工业商号招募电子计算机和工程学方面的以色列工人，特别是技术工人。在以色列任何

时候都有几百个南非人在武器系统、战斗战略和应付紧急作战领域内受训。

以色列的“反恐怖主义专家”一直在训练 SADF 部队和南非警察。此外，以色列还向战斗机和地面部队提供最先进的电子技术。”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在其 1985 年 6 月 13 日作出的报告 (A/40/375) 第 26 段中谴责了这些特殊关系。谴责包括了各种形式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内的合作。以色列是世界上第七大武器生产国，它满足着南非的武器要求，其中包括大规模毁灭性武器。7 月份的《经济学家》指出：

“以色列并不是很喜欢自己在第三世界阿拉伯朋友中间不受欢迎，但这至少保障了它对南非、台湾和一些拉丁美洲国家的武器的巨额出售。”

根据该文章以色列向南非所出口的各种武器包括：

“七首式喷气式飞机、达布尔级巡逻艇、加布里埃尔导弹、地雷、A-4 型战斗机用的炸弹。至少有价值 4 亿 3 千万美元的 36 Kfir 型战斗机已经出售给南非了。”

“南非购买了 Reshefs (装备有意大利机关炮)、加布里埃尔、Merkavas、双座蝎子式直升飞机和 Aliya 克尔维特式轻型巡逻艇。”

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叙利亚的戈兰高地和黎巴嫩南部的部分领土的占领以及两个种族主义政权——即特拉维夫政权和比勒陀利亚政权——都采取了同样的镇压手段这一事实都证明，这两个政权是穿着一条裤子的。

纳米比亚人民的斗争是同南非不顾邻国和前线国家的利益而进行扩张主义的性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有这些都是在与发达的西方国家的和睦与合作关系下干出的。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也是帝国主义政策造成的，这种政策用以色列的霸权主义作为急先锋，以便实现帝国主义统治我们阿拉伯地区的目标。

1985 年 4 月 19 日至 21 日在新德里举行了有关纳米比亚问题的不结盟国

家协调局特别部长级会议。在那次会议上，与会各国都认为以色列完全属于帝国主义阵营。现在，我引证一下那次特别部长级会议通过的最后文件中所说的下列话：

“协调局以严重关注的心情注意到特拉维夫和比勒陀利亚的两个种族主义政权之间不断增加的合作。协调局认为，这两个政权对南非人民、纳米比亚人民、巴勒斯坦人民、黎巴嫩南部人民和被以色列占领的其他阿拉伯领土上的人民推行的‘铁拳’政策和‘穷追’政策都是侵略措施。同时，协调局还谴责这两个政权继续坚持和增加它们在政治、经济、军事与核领域的合作，认为这些合作威胁到了国际和平与安全。”（A/40/307，英文第37段）

最后，如果我们希望结束种族隔离在纳米比亚进行的压迫，我们必须以一切方式鼓励安理会立即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根据《宪章》第七章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我们必须加强对南非的抵制，执行大会的决议和其他组织做出的决定。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在所有领域支持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斗争，特别是该组织为争取纳米比亚解放而进行的武装斗争。这些措施必须加以协调。我们不可能期望迫使比勒陀利亚政权彻底从纳米比亚所有领土上撤出，除非在纳米比亚民族解放运动斗争中使用不同的手段。

我们希望借此机会表明，我们支持为增加旨在借把纳米比亚独立而进行的国际活动而提出的计划，该计划载于文件A/AC.131/191中。我们也支持不结盟国家在罗安达举行的会议上就召开安理会，根据《宪章》第七章实施强制性全面制裁的决定，因为比勒陀利亚拒不执行安理会的第566(1985)号决议。不幸的是，由于美国和英国最近对1985年11月15日不结盟国家在安理会的第S/17633号文件中提出的决议草案行使了否决权，这一决定最近遭受了挫折。美国和英国再次滥用否决权，妨碍通过一个要求根据《宪章》的第七章对南非实行有选择的强制性制裁，要求安理会履行自己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职责的决议草案。在这些有选择



的强制性制裁中本来包括石油禁运、武器禁运、禁止在南非和纳米比亚进行新的投资，停止向南非和纳米比亚的出口提供的所有出口信贷保证，禁止从纳米比亚和南非进口浓缩铀。不幸的是，美国和英国却想让纳米比亚的殖民化和被占领继续，从而破坏了安理会的第435(1978)号决议。这两个国家都希望使南非能够回避其在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和平计划方面的责任。我们认为，这一双重否决将导致对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进一步的种族主义镇压。这一否决肯定将影响到和平与国际合法的进程。

叙利亚毫不惧怕帝国主义阵营为防止所有国家提出殖民主义问题而发出的威胁。非殖民化是一个责任，是一个承诺。根据我们面前所摆的事实，我们必须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以巩固国际行动，确保象纳米比亚的英勇人民及其解放运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和受到威胁和虚弱的非洲国家提供更多的援助。对于妨碍执行有关联合国决议的责任必须由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和以色列来承担。任何对犯罪行为保持沉默的人就是这一犯罪中的同阴者。

我们将竭尽全力向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和纳米比亚人民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以使他们在自己所有的领土上恢复自己的独立。

我们相信，我们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是对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一个贡献，种族歧视是殖民主义的另一面，得到了帝国主义的支持。真正的恐怖主义者是那些抵制和压制各国人民对自由、公正与平等渴望的人。

最后，我要感谢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及其附属机构做出的不懈努力。我们支持载于大会文件A/AC.131/032B中该理事会的所有建议的所有内容。

切萨尔先生（捷克斯洛伐克）：今年是联合国成立40周年，我们看到联合国自创建以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今年的大会上，许多发言者特别赞扬了联合国在完全贯彻人民的自决和独立权方面所做的工作。联合国会员国的增加也极大推动了联合国这方面的活动。自联合国创建以来，会员国已经增加了两倍。

捷克斯洛伐克是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我们遗憾的注意到，纳米比亚还未能作为独立的主权国家加入联合国会员国的行列。联合国自从1945年创建以来几乎一直在审议纳米比亚问题。明年将是大会第2165(XXI)号决议通过第20周年，该决议结束了南非共和国管理纳米比亚的托管委任。当时宣布南非继续留在纳米比亚是非法的。许多通过的决议呼吁无条件地结束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和殖民统治。如果要实现这些要求的话，必须在非洲解决一个重大问题。

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指出了以和平手段实现这一目标的正确方法。然而，纳米比亚人民仍然未能获得自由。纳米比亚现在驻有10万名士兵。13年来，三分之二的领土一直处于紧急状态之下。比勒陀利亚政权残酷地镇压平民。屠杀为自由和独立进行斗争的人们；监禁许多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政治领导人和支持者；关压和残酷拷打爱国者。这些是南非种族主义的种族隔离政权用来镇压纳米比亚人民的广泛民族解放运动的手段。

南非在纳米比亚大量集结军队以及比勒陀利亚政权占领军的暴行和镇压都未能削弱纳米比亚人民争取自由与独立的意志。该政权无法也永远不可能消灭纳米比亚人民的领导力量和唯一合法代表西南非民组的抵抗。

就在几天前，西南非人民组织总书记在这里指出，西南非人民组织将继续加强斗争，直到解放纳米比亚、纳米比亚人民和纳米比亚的自然资源为止。

那么，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为什么要用各种手段维持对纳米比亚的统治？纳米比亚对南非的经济繁荣有很多好处。对纳米比亚自然资源的疯狂掠夺和对纳

米比亚人民的剥削极大的促进了南非经济，并资助了比勒陀利亚领导人进行的侵略。对种族主义的种族隔离政权来说，纳米比亚是诸如铅、铜、锌、钨、铀和铁矿等重要原料的来源，南非还获取了开采钻石的巨大利润。比勒陀利亚政权也把纳米比亚作为巨大的训练场和试验新式武器的地方。它还从纳米比亚领土对独立的非洲邻国，特别是安哥拉，进行侵略。仅在今年，安全理事会就两次被迫开会讨论南非对安哥拉的侵略。

此外，纳米比亚领土正被安盟反革命匪帮当作一个庇护所。这就是为什么南非拒绝允许纳米比亚获得独立。这就是为什么南非拒绝遵守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

为了拖延其在纳米比亚殖民统治必将到来的末日，比勒陀利亚政权继续推行其毫无理由的政策，把纳米比亚独立与古巴军队在安哥拉的存在联系在一起。这些军队是应安哥拉政府邀请进入安哥拉的，是为了保卫安哥拉，防止南非的进攻。南非的这一政策只不过是南非对安哥拉这个主权国家的内政进行的干涉，这是不允许的。

南非种族主义者最近企图在纳米比亚问题上找到一个新殖民主义的解决方法，这就是在温得和克建立了一个傀儡政府。纳米比亚人民的合法代表，西南非人民组织，明确的拒绝了比勒陀利亚政权的这一阴谋，这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代表团认为，建立所谓的临时政府是为了在联合国的决定范围之外找到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方法，并把新殖民主义形式的独立强加给纳米比亚，把西南非人民组织排斥在纳米比亚未来的解决方案之外。

当然，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如果没有得到美利坚合众国、某些西方国家和以色列的广泛的外交、政治、战略、军事和经济支持的话，就无法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和推行侵略政策，公开的无视国际法、《联合国宪章》和有关的决议。对帝国主

义国家来说，南非是南部非洲的一个主要堡垒，并且也是他们的密切的军事和政治伙伴。例如，南非是美国战略原料的重要供应者。有500多家美国垄断企业在南非和纳米比亚从事活动，违反了禁止向南非出售武器和军事技术的第418(1977)号决议。仅在过去10年里，美国公司向南非提供的武器和军事物资的价值超过了5亿美元。美国公司还帮助南非建立自己的军事工业。在约翰内斯堡不远的地方建立了一个巨大的飞机工厂，该工厂取得美国的专利权进行生产。与南非在核领域里进行的合作也越来越危险。同时，华盛顿设法把比勒陀利亚政权纳入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合作之中，其证据就是把西蒙斯敦的军事基地移交给北约组织。

我们还应当指出帝国主义国家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在其它领域，特别是文化和体育领域里的个人交往。联合国定期发表的文件记录了这种合作的规模。

美国及其最密切的盟国口头上谴责种族隔离。他们谴责南非政权对纳米比亚的占领。国际社会的坚定态度迫使他们这样做。他们提出建设性接触的政策，好象该政策会导致铲除种族隔离和允许纳米比亚获得独立。他们欢迎种族隔离政权所进行的表面的改变，纳米比亚问题的“南非选择”被说成是比勒陀利亚政权的和平努力，从而企图制造假象，好象该政权主要由于目前的美国政府而变得温和了。

几天前，南非种族主义势力的两个盟友——美国和英国暴露了他们的真正立场，他们在安全理事会投票否决了一项决议，这项决议不仅这样再次谴责比勒陀利亚政权，同时将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进行有效的经济制裁。所谓强制性经济制裁将损害南非人民和纳米比亚人民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这些措施只会打击反对纳米比亚人民自决权利的势力。美国与英国的立场清楚地表明，对他们来说，比南非进行经济合作所带来的利益比被压迫人民的利益更为重要。他们有时慷慨激昂地大谈所谓人权和争取自由、独立的斗争，但这一次却悄悄地忘记了。

我们反对某些帝国主义国家对比勒陀利亚政权的这一政策。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在原则立场反映在今年10月23日在索非亚举行的华沙条约国政治磋商委员会会议所通过的《宣言》之中：

“在讨论南部非洲局势时，与会者表示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在西南非人民组织领导下争取纳米比亚自由和独立的无私斗争。强调必须使纳米比亚立即获得独立。与会各方坚决谴责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以及对当地非洲人口的大规模镇压，要求停止对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的支持。他们呼吁停止帝国主义势力对安哥拉和其它南部非洲国家的侵略、干预和军事干涉。”

捷克斯洛伐克赞扬并欢迎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工作和结论，他们指出了立即、无条件地结束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实现纳米比亚人民自决和独立的权利，恢复纳米比亚的统一和包括沃尔维斯湾和纳米比亚沿海岛屿在内的领土完整的正确道路。

我们完全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在其唯一、真正、合法代表——西南非民组的领导下进行的英勇斗争。我们认为，不能再进一步拖延制止对纳米比亚的罪行和实现纳米比亚充分独立的重要任务。

穆舒塔斯先生（塞浦路斯）：在联合国成立40周年和《给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通过25周年之际开会讨论纳米比亚等殖民问题，我们不能不得出结论，尽管联合国在非殖民化领域取得伟大进展，我们面前依然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所肩负的帮助殖民地人民赢得自由和独立的任务依然是非常繁重和紧迫的。

将近20年前，联合国大会通过2145(XX)号决议，决定结束南非对纳米比亚领土的委任权。决议宣告，南非在该领土的继续存在是非法的。并将纳米比亚置于联合国的直接负责之下。第二年通过的大会2248(XXI)号决议决定，在纳米比亚赢得充分独立之前，这一领土的管理将由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负责。自那时以来，南非拒绝承认联合国在纳米比亚的权威，公然拒绝联合国、不结盟运动

和非洲统一组织要求立即给纳米比亚领土独立的一再呼吁。

更为严重的是，南非一方面加紧在纳米比亚的压迫政策，另一方面，将纳米比亚领土作为对其邻国，特别是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进行军事破坏和无数次侵略的跳板。

与此同时，南非无视纳米比亚理事会的<sup>第一</sup>号法令，继续疯狂掠夺纳米比亚资源。

比勒陀利亚政权对国际社会和国际法的藐视还进一步表现为它的破坏、颠覆和侵略行动，这在消灭反对南非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和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力量。

国际社会认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在一项重大国际问题上表现出罕见的团结，通过一项行动纲领，为纳米比亚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唯一可接受的办法。这一方案得不到执行责任完全在于南非政权。我们对安全理事会今年6月26日的决议表示高兴，这是一个正确的行动。

我们还高兴地看到，纳米比亚人民比以往更坚定地决心继续争取自由和人类尊严的斗争。国际社会现在也日益清楚地认识到纳米比亚人民的正义事业，并越来越多地参与迫使南非撤出纳米比亚的努力。国际社会向纳米比亚人民，特别是前线国家和西南非人组这一纳米比亚人民唯一合法代表所提供的道义和物质支持表明了国际社会新的决心和团结。每一个人都不是孤立存在的，纳米比亚所发生的事情影响大家。纳米比亚人民被剥夺的原则我们各国人民也不能享有，因为自由是完整、普遍和不可分割的。对纳米比亚的继续占领违反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庄严决议，是对全人类的挑战。纳米比亚人民继续遭受殖民主义和制度化的种族主义压迫，这是一个严重的不公正现象，是对宝贵的人类价值的肆意践踏。他们之所以如此肆无忌惮，我们联合国会员国也负有部分责任，联合国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首要责任。我们是否已为纳米比亚人民竭尽全力？还是因为联合国没有能力执行自己的庄严决定，而让侵略势力压倒了自由、和平和正义的原则？执行自己

决议的能力是联合国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作用。

为了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威望和效率，为了挫败南非利用纳米比亚作为侵略跳板而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所构成的威胁，安理会就应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立即对南非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实行制裁是恰当的，如果各国都能执行，他们将产生真正的效果。需要制裁措施来促进这一严重问题的和平解决，结束种族隔离的政策。

南非政权提出来的所谓联系的问题，是背离了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文字和精神的。我们面前的这个问题，正象基普里亚努总统曾经说过的那样显然是一个非殖民化的问题，它决不应当向现在这样与该地区的其它毫不相干的问题联系在一起。

南非是唯一的一个应当对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在实施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过程中所造成的僵局负责的国家，这项决议是和平实现独立的唯一的国际上可以接受的基础。我们必须要让纳米比亚人民实现其合法的意愿和不可剥夺的权利。他们必须尽快地从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中解放出来，国际社会，包括西方联络小组都能在这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我们完全支持纳米比亚人民遵循联合国的决议以及不结盟运动的各项宣言为在一个包括沃尔维斯湾和彭格温以及其它近海岛屿在内的统一的国家里实现自决权而进行的解放斗争，我们再次重申塞浦路斯对安全理事会实施第435(1978)号决议继续抱有信心。

塞浦路斯以自己是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成员国而感到自豪，但它也同样认识到这一荣誉所带来的巨大的责任和义务。基于这种原因，尽管我们的幅员很小并且资源有限，尽管我国人民也有被占领和赶出家园的情况，但是为了使英勇的纳米比亚人民能够实现其合法的意愿，我们仍然竭尽全力努力，包括象联合国的各种纳米比亚基金会提供认捐。在这方面，我们坚信最重要的和最迫切需要的是向纳

米比亚提供物质、资金和其它方面的援助，而不是不厌其烦的重复我们的愤怒和对种族隔离的谴责。

我们完全赞成《维也纳最后文件》和不结盟国家就纳米比亚问题所通过的《罗安达宣言》，并谴责在纳米比亚建立所谓的政府，因为它是违反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

我们重申全力支持在纳米比亚取得独立以前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是这块领土的行政管理机构，并重申我们支持在1986年召开一次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并且支持在不迟于1986年5月份的时候在纳米比亚召开一次政治协商会议。

纳贾尔先生（拉阿伯联合酋长国）：在1985年结束的时候，柏林会议就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了，在这次会议上对非洲大陆进行的殖民主义的瓜分，并开始了对纳米比亚的殖民主义统治。在纪念联合国成立40周年的纪念会议上，我们聆听了70多个国家或政府的首脑所发表的讲话，所有这些都谴责了殖民主义并且反对它所采取的新的或老的方法。我们还聆听了所有参加纪念联合国成立40周年的各国领导人所发表的有关联合国的功过的讲话。他们都一致的宣称，在世界的许多地方打败殖民主义是联合国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绩之一。然而，纳米比亚问题自联合国1946年的第一届大会以来仍然是列入大会议程的一个项目，尽管我们在1916年10月通过了大会第2145(XXI)号决议，这项决议宣布结束种族主义的南非政府对纳米比亚领土的委任统治并宣布它继续占领这块领土是非法的。这项决议还宣布纳米比亚领土应当完全置于联合国的直接责任之下。

既然现在我们正在审议纳米比亚的局势，我们认为我们应当把这个问题看作是一个殖民主义的问题，我们应当从这个角度来分析 and 解决这一问题，因为如果不把这个问题置于这一范围而把它放在东西方关系的角度上来看待，那将会完全歪曲了这一问题的真正实质。它将会给我们在南部非洲建立和平与安全的事业造成进一



步的困难。

南非的种族主义政府试图对纳米比亚问题进行所谓的内部解决和装点门面的改革并进行炮制假宪政等孤注一掷的企图对于克服目前的悲惨局势是毫不足取的。解决这一问题的理想方法就在于实施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在所有场合和会议中所表达的纳米比亚人民的意愿和要求，这种解决方法还在于实施未解放纳米比亚而制定的联合国计划，这项计划载于1978年9月29日的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之中。这项决议是和平解决纳米比亚的非法局面的唯一的基础。纳米比亚人民通过他们的唯一合法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已经宣布，他们完全支持这项决议以及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就这一问题所通过的其它决议。

在实施安全理事会决议的道路上的真正障碍就是某些大国缺少政治意愿。不仅如此：这的确还是由于这些国家在安全理事会中为了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政府的利益日益使用否决权。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声明，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在解决争端问题上不应诉诸否决权。尽管如此，当在安理会上提出有关纳米比亚或巴勒斯坦问题的时候，我们还是发现某些大国继续使用这种否决权。

联合国没有能够实施其决议并不是由于它本身结构的问题所造成的；实际上，这是由于某些工业化国家在迫使南非接受在一系列安全理事会的决议中，特别是第435(1978)号决议中所表达的国际社会的要求方面缺少真正的政治意志所造成的。

当然，安全理事会关于这一问题通过的各项决议表明，安理会反对南非种族主义政府为阻止纳米比亚独立而设置障碍的各种企图。南非设置的最主要障碍之一就是把纳米比亚独立和古巴部队撤出安哥拉联系在一起。这一联系意味着对联合国一个独立的会员国内部事务的干涉，这种干涉会员国内部事务的行为根本不符合《宪章》。

南非种族主义政府得到工业国家的支持，这是由于一些西方国家和跨国公司在

那里具有战略利益。只要提及文件A/AC.131/180中的第90到107段就足以看出这些国家对布尔人政府所采取的立场，以及某些国家向南非种族主义政府提供军事和政治援助的情况，这些国家自称是人权、自由和独立的卫士，由于他们的支持，种族主义政府才拒绝国际社会的各项决议。文件的第109段提到以下事实：有人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施加压力，迫使它向南非种族主义政府提供10亿美元的贷款，尽管基金组织的五个执行董事反对。

在纳米比亚领地殖民存在不断加强的情况非常明显，那里的殖民主义西方公司已达335家，他们对该领地的资源进行掠夺，纳米比亚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包括铀、钻石、铜和其它矿产。

对这些资源的剥削使大量的利润、财富和资源以股息、利息和资金转让的形式流向西方经济社会，但纳米比亚人民却根本没有得到任何好处。报道表明，白人居民的人均收入是3千兰特，而纳米比亚人——他们是该领地和资源的合法主人——的人均收入只有125兰特，这就是说比例是1比24。

我们还应该提及1984年4月25日的文件A/AC.131/115中的第51到60段，你看看西方殖民主义国家掠夺该领地资源的数据事实。铀资源被用来生产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自从1948年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在被占阿拉伯领土成立以来，两个种族主义政权及比勒陀利亚和犹太复国主义政权之间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不断加强。这些关系在过去10年中达到高峰，其程度不仅威胁到南部非洲和中东的和平与安全，而且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津巴布韦总理罗伯特·穆加贝说过：

“种族隔离的罪行不仅在非洲大陆上有。实际上，犹太复国主义理论和种族隔离理论一样是危险的种族主义理论，对于这一点的最好证实就是布尔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政治、经济和军事合作的水平，这种合作无可抵赖并不断

继续。实际上，这是一个罪恶的联盟。

这就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布尔人之间合作的真相，这种合作只在压迫纳米比亚和巴勒斯坦人民，掠夺他们的自然资源，并继续对邻近国家进行侵略。

最后，我代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向在自己唯一合法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下进行英勇斗争的纳米比亚人民表示敬意。我们完全支持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为实现纳米比亚独立和保卫该领地资源所进行的一切努力。我们谴责种族主义政权延长它在纳米比亚领地存在的各种企图。我们重申，我们完全支持纳米比亚人民争取自己合法权利的斗争，支持他们实现领土完整和领地统一，包括沃尔维斯湾、彭格温岛屿和邻近岛屿。我们谴责对黑人平民进行镇压和采取紧急状态法，我们要求一切自由和爱好和平的国家竭尽全力，迫使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释放南非的政治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并谴责在联合国以外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任何企图。我们坚决反对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关于在纳米比亚建立傀儡政府的决定。我们再次呼吁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实行全面强行制裁。我们完全支持大会第39届会议上向国际社会发出的呼吁，即向前线国家提供援助，使他们能够保卫自己的人民，保卫民族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反对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不断进行的侵略。

穆明先生（科摩罗伊斯兰联邦共和国）：在纪念联合国成立40周年以及1960年通过第1514(XIV)中所载的《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宣言》25周年时，国际社会建立一个对所有人来说都是自由世界的意愿遇到了一个国家的顽固抵制，这是不可接受的。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是对联合国、也是对人类的良知的挑战。它对和平和公正——这以成为我们的发言的主题——的理想提出了疑问。

这个问题的持续存在是对次区域和国际安全与稳定的严重威胁。的确，南非利用纳米比亚的领土作为颠覆和侵略次区域的跳板是对联合国的有意侮辱，并且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生命损失以及大量的经济破坏。我们仍然记得南非对安哥拉独立领土所进行的最后一次攻击。

南非少数政权拒绝执行联合国为使纳米比亚获得独立的计划表明了它无视国际社会的意愿。

南非为了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和残酷剥削纳米比亚人民以一贯采取各种形式的拖延战术和逃避手段。我国——科摩罗伊斯兰联邦共和国——谴责这种做法；这种做法的主要目的是阻止纳米比亚人民享受它们不可剥夺的独立的权利。

不论在任何情况下，纳米比亚的独立问题不应当与任何外部因素联在一起。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认为在纳米比亚的独立问题和古巴同安哥拉撤军问题之间的所谓联系是一种荒谬的借口，这说明了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府的恶毒用心。这就是说纳米比亚的独立是一回事，古巴部队同安哥拉撤军是另一回事。

安哥拉是一个主权和独立的国家，它用不着任何人来教训它。它从道义上和法律上都能够按照它的愿望与任何国家签订防御协定。

历史已经表明，只有人民的意愿和良心是人民决定它们自己的未来的不可逆转的潮流中的有决定意义的因素。

38年来，纳米比亚人民在它们的唯一的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英

勇领导下正在为使它们的领土摆脱南非的军事占领而进行斗争。

这场斗争已经在国际公众舆论中引起了共鸣，今天国际公正舆论是支持英勇的纳米比亚的。

南非采取了各种手段来反对我们通过和平手段解决这个冲突的共同意愿。在纳米比亚建立傀儡政权是南非政府最近为使国际公众舆论的注意力从其在纳米比亚的军事和经济目标中转移的企图。

国际社会谴责并拒绝所谓的临时政府以及所有的由比勒陀利亚当局所建立的机构。

在现阶段，我们愿意代表我国代表团重申科摩罗人民和政府对于纳米比亚及其唯一的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所进行的正义斗争表示声援。

我们认为，只有全面实施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才能解决这个悲剧。现在是南非聆听理智的呼声并且与联合国合作来寻求解决这一问题的公正的和持久的解决办法的时候了。那些是南非的朋友的国家有责任对南非施加压力，使南非放弃那种不能再继续下去的顽固立场。

种族隔离制度在南非已是即将崩溃的。因此，没有任何理由不在纳米比亚埋葬种族隔离制度。

最后，各种事态都使我们希望在明年的这个时候我们将不再谈论一个被占领和被掠夺的纳米比亚，而希望谈到我们组织的成员——一个独立的纳米比亚。

什哈比先生（沙特阿拉伯）：纳米比亚人民受到外国统治已经有一百年了，我们现在处于第二个一百年的开端，从这时起纳米比亚人民将开始它们对种族主义的抵制并开始了反对人类不公正的对待兄弟的斗争。

自从抵抗殖民主义的运动采取了武装斗争形式以来已经足足19年了，现在所有的人民、男人、女人、青年人和老人都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领导下参加了武装斗争

对于纳米比亚的问题进行客观的分析和清楚地具有远见地考虑。纳米比亚问题在自己的范围内，在国际舞台上、尤其是在联合国各个机构的进展状况都说明完全无知对一个工业化国家能造成的祸害，这个象南非政权一样的工业化国家，在技术上是先进的，而某些其它的工业化国家则正在支持它，向它提供武力手段并为此目的伪造各种各样的借口。\*

一个白人对另一个人，仅因为他不是白人，就可以做出这样的事，实在是绝对的不义。今天在南非和纳米比亚令人震惊的事实是不能为任何人所否认的。在南非和纳米比亚持续的恐怖种族隔离制度行为使南非政权没有权利声称它继续是符合任何一种国际法律的社会政治制度。今日，关于建筑在道义、法律、政治和经济原则基础之上的全球秩序的不言自明的考虑构成了现在在联合国指导之下，在《联合国及其宪章》的指导之下的平衡国际制度的一个部分。

让我们回顾，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报告，并从中看到同南非有着密切关系的各国。我们看到，它们属于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它们属于世界上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它们是最不需要通过提高一些百分比来增加它们人均收入的国家。我们注意到，那些抵制南非，并为此而付出了代价的国家，包括一些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是极其需要它们人均收入中的每一分钱的。难道这不是在国际各个方面中一个首先是道义问题，其次是经济、政治、军事或战略的问题吗？这就是问题核心的外部情况。至于问题的内部方面，就在于一个种族主义政府的政策和方案，以及一个病态的社会，和白人对南非和纳米比亚有色人种的种族主义统治行为。这在实质上也是一个可怕的道德问题，它表现为用罪恶的力量将可恶的观点强加于一些人的脑中，以及将它们变为涉及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措施的方法。

帝国主义时期已经永远结束了。联合国的责任在于以一切可能的手段同帝国主义的所有残余及其表现形式做斗争，无论是强大的国家，小小的政权，还是以国

---

副主席阿什塔尔先生（民主也门）代行主席职务。

家名义出现的匪帮。

野蛮的统治、恐怖手段的发明、篡夺人民的权利和资源都是违反人类的罪行，坚持这些行径的人必须为此而付出代价。

1966年，联合国宣布终止南非对纳米比亚的监护，从而解除了这个非法与不道德的政权在这块领土上存在的任何正当借口。1968年，联合国设立了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将它作为纳米比亚的合法行政当局，直至纳米比亚取得独立，并且要求理事会保护纳米比亚人民的权利和利益，直至它们实现自由。

在此，我愿表示我们感谢并感激秘书长、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成员，以及联合国纳米比亚专员等人所进行的不懈的努力，以便执行联合国及其各机构的各项决议。

我们都知道，联合国通过了许多实事求是的决议，它们足已处理问题的各个方面，并且恰当地描述了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这些决议应当得到执行，以便将这个问题置入安全的领域之中。

对至今为止的失败要负部分责任的就是一些会员国错误地认为继续同非法与不道德的政权打交道，就可以使这个政权走上正确的道路，从而给予比勒陀利亚政权以间接和直接的鼓励，尽管对它所有的考验都失败了，而且它还尽一切努力谋求为它的行为辩护。

不过，遭到最大失败的是比勒陀利亚政权本身，这就是问题的核心。种族主义的核心来说是一种罪恶与腐朽的思想意识，它最终会毁灭相信这种意识的人。南非一组病态的人多年来采用了这种思想意识，剥削的动力使它们看不到所有生活中的价值和现实，从而忘记了，压迫人只是一个短期的过程，绝望则导致最糟糕的后果，它们看不到，一个决心无论面对多么强大的力量而为了保护它自己，保护它的尊严不惜献身的人是不可战胜的。

纳米比亚是一个辽阔与富饶的国家，它有着丰富的物质资源、农业潜力和海洋

资源。这个国家的资源遭到在南非行政当局庇护之下的外国企业的剥削。这个国家的资源被一个违反时代的种族偷窃并托运到国外。南非所拥有的4个矿产公司和其它一些外国公司垄断了95%的矿产品生产和出口，拥有这个国家80%的矿产。人们必须注意到，矿产品占这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50%，占它的出口的90%。

这个富有矿物和农业资源的国家有95%的黑人进行农业生产，其产量为国民农业产值的2.5%，而5%的白人口从事农业生产，却控制了个国家97%的农业和牧业资源。这些资源遭到了剥削，以便通过时间最短和最便宜的手段迅速获取利润，剥夺纳米比亚的资源。

此外，充满着白人优越感的种族主义教育制度和有限的医疗保健服务，以及压制性的立法、任意逮捕和警察所采取的恐怖行动都是南非在纳米比亚所采取的行径，这是通过其政权、政府、法律、各种惯例和公司对于纳米比亚人民所采取的行径。纳米比亚问题是全球性的问题，而不是区域性的问题。它首先是在南非社会里开始，然后该问题的道德、政治、经济和安全方面的问题不断扩大，最终它已经无法被认为是区域性的问题。它主要是一个腐朽政权的问题，该政权的政策是以无理的理由将某一类公民看作是低于另一类的公民。这个政权剥夺了其公民的基本权利，并将它变成自己家园里的囚徒，在本国天空下的奴隶。该国的警察，和各种公司以及帝国主义及殖民主义的组织正是在这种思想意识的基础之上进行活动。它们发现，某些人能够从内部或外部与它们进行合作，并为它们的罪行辩护，或者是宽容它们，所有这一些都是为了在牺牲人的尊严基础之上取得一些商业上的利益。

作为一个沙特阿拉伯的穆斯林，我认为必须在审议南非和纳米比亚种族主义政权所造成的这个令人痛苦的局势时，要提到另一个丑恶的种族主义政权，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者：犹太复国主义者否认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返回它们的家园，这仅仅是因为它是一个阿拉伯人，然而，它却给予任何犹太人以移居权，犹太复国主义者还剥



夺阿拉伯公民的土地权，并通过种种借口篡夺它们的土地，以便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移民建立定居点。犹太复国主义者还禁止阿拉伯人在它们本国领土和它们前辈的领土上进行经济和工业活动。而将这些活动交给从外部来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理由也仅仅是因为前者是阿拉伯人，后者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犹太复国主义者还对阿拉伯人实行更为残酷的压迫、恐怖、监禁、酷刑和流亡的制度，而犹太复国主义的恐怖主义分子却能得到警察的保护，有些恐怖分子的领袖甚至还能够得到国会的豁免，仅仅是因为它们是犹太人，犹太复国主义者还防止穆斯林和基督教徒行使它们的宗教权，这仅仅因为它是穆斯林或基督教的阿拉伯人，同时，它却保护犹太复国主义者侵略穆斯林或基督教的圣地。在巴勒斯坦对阿拉伯人所进行的这些种族主义行径与南非的种族主义行径极为相识，因为这两个政权都是想要联合起来抗拒历史的潮流。通过这个显而易见的比较，人们很自然能够看到以色列和南非之间在社会、科学、政治、经济、军事和商业方面的合作。人们也不难看到在外部世界的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和组织以及在参议院和国会中的支持者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支持，它们的目的是要防止对这一政权实行制裁，并为其罪行辩护。

我们已经在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会和伦敦国际战略研究会的出版物里看到以色列在向南非出口军火方面所起的作用。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也在去年的报告中指出，1982年5月8日纽约时报报道了一些以色列官员披露，南非是以色列的最大军火进口国。但是，尽管联合国大会在38/39号决议中对以色列和比勒陀利亚之间不断扩大的合作进行谴责，尽管我们呼吁停止它们所进行的合作，尤其是在军事和核领域方面的合作，它们却继续广泛地进行公开或秘密的合作，包括核武器和装备秘密警察方面的合作。

南非妄图破坏纳米比亚人民和南非黑人的愿望，这仅仅是因为它们不是白人，南非也试图通过对其邻国进行袭击，以便恐吓和征服它们，所有这一些都是种族主义政权的特点，也是国际社会所强烈反对的。南非对黑人公民和邻国采取这一行

径，以色列也对阿拉伯公民和远近的阿拉伯国家采取这些行径。这些都是令人无法接受的政权所采取的一些丑恶的行径。国际组织已经谴责这些行径，并谴责它们的法律和规定，国际社会也谴责了它们的统治者以及它们的行动，它们进行商业和工业活动的方法。它要求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要对它们正在采取的一切行动负历史的责任。

世界也已谴责了这些政权，我们与世界其它国家一道谴责这些政权。我们正在共同合作以便停止这些非人道的行径。1984年1月在卡桑布朗卡所举行的伊斯兰首脑会议谴责了南非正在出现的动态，并宣布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世界上的所有国际组织都已经重申阐述的谴责，世界上的所有重要国际组织也都谴责了这些政权。

从这个讲坛上，今年我们再次谴责这些政权和行径，我们支持纳米比亚人民，支持西南非人民组织，支持南非人民的权利。我们呼吁联合国重申其立场，加强其努力，直到纳米比亚人民能从它们的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南非人民能够免于受压迫，直到这两个国家的人民能够享受它们的权利，直到所有国家的人民能够反对这种不公正和侵略的行径，以便实现它们的全部权利。这些都是生命的事实，但是侵略者却不去理解它。这是历史的规律，但它们却不去遵行。

马布班尼先生（新加坡）：从哥伦比亚发生悲剧性灾难以来我是第一次在这个论坛上发言，因此请允许我向哥伦比亚人民表达我们最深切的慰问。我们对在这场灾难中巨大的生命损失深感悲痛。

在我们议程上所有的政治问题中——议程上有许多政治问题——只有一个我们可以说是一目了然的问题：纳米比亚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不存在任何道义或政治上的含混不清之处。各国之间在这个问题上有着惊人的完全一致的意见。有这样完全一致的意见，而纳米比亚问题至今没有能得到解决，这真是一个巨大的耻辱。

19年前，1966年10月27日通过的联合国大会第2145(XXI)号决议

结束了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某些国家对该决定的有效性表示怀疑。但是，在安理会要求咨询意见的情况下，国际法院宣布南非继续呆在纳米比亚是非法的。

在联合国40年的历史中，很少出现安理会理事国意见一致的情况，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该机构相对来说显得无能为力。但是，在纳米比亚问题上经常取得一致的意见。例如，在1971年10月20日安理会第301(1971)号决议中，安全理事会同意了国际法院的意见；以后的两项安理会决议——第385(1976)号和第435(1978)号——规定，首先，当时被理解为对南非来说是可以接受的一项解决方案的总的方针，第二，规定一项具体的行动方案，这项方案也被理解为可以为南非所接受。

但是，多年来南非当局提出了许多相互矛盾的论点阻挠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执行。首先提出的一个站不住脚的论点就是联合国临时援助小组的军事成份太大。后来又提出在停火期间纳米比亚内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武装部队应当限制在该托管领土的基地上。后来，南非政权采取了更胆大妄为的一步，说联合国不是一个公正的组织。最后，当南非政权在也找不到什么问题了的时候，他编造出了关于驻扎在安哥拉的外国军队这样一个节外生枝的问题。

南非提出这些毫不相干的问题同那些继续非法占领领土的势力所采取的做法如出一辙。为了转移人们对它们非法占领的视线，这样的视力企图转向第三方邻国，不管这个邻国是泰国、巴基斯坦或安哥拉，提出，这些第三方国家应当对它们非法占领负责任。不幸的是，所有这样提出节外生枝问题的企图都遭到了人们的拒绝。

新加坡对南非攻击前线国家深表遗憾，我们声援这些国家，特别是安哥拉、博茨瓦纳和莱索托，它们是南非最近侵略和恐恫行为首当齐冲的受害者。

安全理事会在今年早些时候通过了第566(1985)号决议，强烈警告南非如果不同安理会及秘书长充分合作，执行该决议，

“安全理事会将被迫立即召开会议，考虑按照《联合国宪章》、包括第七章的规定，采取适当措施，以增加压力，确保南非遵行上述各项决议”。（安全理事会第566(1985)号决议第13段）

根据这点，秘书长在最近1985年9月6日的报告中重申：

“我最近同南非政府就有关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进行的讨论没有取得任何进展”。（S/17442第12段）

因此，非常令人遗憾的是，最近的一次安理会，即1985年11月15日星期五召开的安理会，没能就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对南非实行有选择性的强制性制裁达成一致意见。

在过去20年中，纳米比亚人民饱受痛苦。除了饱受持续的殖民化的痛苦之外，纳米比亚人民还不得不遭受额外的种族隔离的痛苦。联合国接连不断地报告已经清楚地表明那里的卫生保健、教育机会和生活水平的状况。甚至有迹象表明营养不良。如此令人触目惊心的生活条件揭露了南非的谎言，即它正在促进纳米比亚人民的幸福。

24国特别委员会在1985年8月20日的报告中还谴责南非继续非法开采纳米比亚的矿藏和其它资源。其它国家利用这种局势，非法开采该托管领土的海上资源，这些资源有潜力使纳米比亚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渔业国家。所有此类非法的掠夺活动应当立即停止。

那些一直直接或间接帮助延长南非对纳米比亚占领的国家应当自问：拖延纳米比亚实现自由和独立的进程到底对谁有利？我们被一再告知最好实行和平改变而不是进行武装斗争。但是，这些鼓吹和平改变的人并没有能够证明在纳米比亚实现这种和平改变进程确实能够成功。如果这种和平改变的进程失败的话，那么纳米比亚人民也无选择只能加强它们的武装斗争，也使它们摆脱南非的殖民主义和种

族主义的统治。应当牢记，取代和平改变的做法决不意味着默许目前的这种状况；而是通过暴力方式进行改变。

面对继续残酷占领并剥削纳米比亚的问题，我国代表团支持纳米比亚人民为摆脱南非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统治而进行的斗争。我们欢迎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作为纳米比亚人民努力实现自由和独立的唯一合法的代表。我们承认纳米比亚人民为解放自己的国家采取各种可能的方式进行斗争是合法的。我们呼吁国际社会继续支持纳米比亚人民。

最后，要使这篇发言全面就不能不提及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所做的努力，它们在非洲、加勒比海、欧洲、南北美洲和亚洲举行各种地区性的研讨会和讨论会教育世界公众舆论，使世界公众舆论对纳米比亚问题保持敏感。在这一方面，新加坡十分高兴在1985年5月初曾十分荣幸地作为“立即实现纳米比亚独立：一项共同的责任”亚洲研讨会的东道国。

奥依奥克先生(加蓬)：今天，辩论纳米比亚问题已经进入第3天了，主席先生，我首先要说加蓬政府和人民对联合国的会员国，哥伦比亚遭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自然灾害深感不安。我向该国当局和受害者家属以及哥伦比亚人民表示我们的衷心慰问和声援。

纳米比亚问题是最重要的悲剧之一，也是联合国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它已每天使我们感到良心不安。我们无论以殖民主义的根源或国际社会未能在短期内找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为基础来分析这一问题，都对这样的事实感到愤怒，即在两次世界大战以后，纳米比亚人民继续遭受不正义的痛苦。

联合国在1945年成立的时候，世界上的许多人民和国家对于这一崇高的组织寄予很大的希望，联合国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同国际上的不正义进行斗争，更重要的是同一切形式的压迫进行斗争。的确，在这个期间，当我们庆祝联合国成立40周年之际，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斗争的积极方面，联合国自从成立以来就为处于殖民制度下的小国而进行斗争。然而，令我们感到遗憾的事实是联合国在这一领域的任务尚未完成，只要纳米比亚这样的领土仍然处于外国统治之下，联合国的这一任务就不可能完成。

鉴于这一僵局，纳米比亚人民的福利将取决于其决心和政治斗争的合法性，纳米比亚人民自1984年以来就同殖民主义进行着这一政治斗争。

虽然起初这一斗争是对付德国帝国主义的，但是，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南非也成了纳米比亚人民的敌人。

25年前，西南非人民组织成立，成为纳米比亚人民反对南非的象征，南非继续拒绝给该国独立，自1929年以来，由于国联的阴谋勾结，南非对纳米比亚的独立又有某些殖民权利。

在1966年，联合国结束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其目标毫无疑问就是

要鼓励该地区的非殖民化政策，该地区的人民跟许多其他人民一样渴望获得主权和独立。

毫无疑问，1967年成立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表明国际社会有意愿更好地保护该国的权利，其原因就是南非继续掠夺那里的资源并进行军事占领。因此，尽管国际社会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努力以寻求办法和途径实现纳米比亚的独立，南非仍然继续执行维持有利于南非的现状的计划。今年，南非的一个阴谋就是在纳米比亚强行所谓内部政权，这一政权遭到联合国和其它国际组织的正确谴责。

毫无疑问，这一切阴谋只不过是南非阻碍和破坏纳米比亚独立进程的险恶用心的形式而已。

加蓬深切地忧虑比勒陀利亚当局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这一国际领土的顽固立场。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欢迎这样的事实，即关于纳米比亚问题在世界上举行了许多会议和学术讨论会。另外，这些会议促进了国际公众舆论对纳米比亚问题的认识，纳米比亚问题的实质是道德和政治性的。

在此，我感到特别满意的是，今年4月，不结盟运动协调局举行特别会议讨论纳米比亚问题，不结盟运动各国的外交部长参加了这一重要会议。

我们各国对这一会议所表示的兴趣表明国际社会关切整个纳米比亚获得独立的问题，特别是以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为基础而获得独立，这一决议的意义最近得到1985年6月19日同一组织的第566号决议的重申。

同样，我国感到遗憾的是安理会未能在上周关于纳米比亚的局势承担起责任，并由于某些常任理事国的否决而拒绝了一个决议草案。

总之，我国代表团认为联合国在这方面的有关规定应该被看作是确保纳米比亚独立的有效措施。因此，充分地实施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是唯一能够接

受的框架，而且很可能促进纳米比亚领土的非殖民化。

我国代表团认为，在纳米比亚独立与古巴从安哥拉撤军之间建立联系是不能接受的，其原因就是这些部队之所以在那里是因为他们是主权国家之间达成的协议而规定的，而且符合《联合国宪章》。

在这方面，我要借此机会重申加蓬坚决支持西南非人民组织为解放纳米比亚而进行的不懈斗争。在这方面，如果必要的话，我要回顾加蓬政府刚刚通过的重要措施，这些措施表明我国支持纳米比亚人民争取合法权利的斗争。

正如在庆祝联合国成立40周年时我国政府首脑，邦哥阁下10月18日在大会所说的：

“这些措施包括给西南非人民组织外交地位、发行特别邮票，其利润将捐献给西南非人民组织、给纳米比亚学生奖学金。”（A/40.PV.40,第6页）

我们是在这样的時候采取这些措施的，南非少数政权面临着其令人憎恶的种族隔离政策的无法避免的后果，加蓬政府希望重申加蓬致力于在国际社会为实现纳米比亚独立继续进行斗争。完全彻底地消灭世界这个地区的种族歧视。

只要朝着纳米比亚独立的进军对比勒陀利亚当局的拖延战术做出妥协，南部非洲的和平与安全就得不到真正的保障。

象所有其它地区一样，世界上这个长期遭受南非侮辱和压迫的地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安宁。因此，所有有关国家都应有行使合法的自决权的主权。

纳米比亚人民获得独立是这个有生气的进程中的最后必然部分，否则世界和平与安全就只是我们的幻想。

特罗扬诺夫斯基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今年是由苏联提议的联合国《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25周年纪念。在这个短短的历史时期



内，殖民帝国崩溃了。然而即使是在现在，在宣布国际反对殖民宣言的25年之后，纳米比亚仍然处于最野蛮最恶劣的殖民种族主义政权控制之下：这就是南非。

20年前，联合国剥夺了南非对于纳米比亚实行委任统治的权利，并且要求给予这个国家无条件的自由，给予这个国家的人民独立。然而，在25年后的今天，南非殖民主义者蔑视联合国的要求，蔑视大会和安理会的要求，无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意志，仍然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

南非受到西方国家的保护，正在践踏纳米比亚人民自由、独立和民族自决的不可剥夺权利，并继续对这个国家的人民实行野蛮的殖民主义剥削和恐怖。它在那里保持了种族主义的统治，并且正在利用纳米比亚领土继续对独立的非洲邻国进行侵略。

因此，纳米比亚的局势以及纳米比亚附近的局势变得十分严重。7年来南非一直在破坏执行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这项决议提出了一个纳米比亚和平过渡获得独立的计划。比勒陀利亚公开受到西方国家的支持，它正在企图拖延时间，以便继续对纳米比亚实行殖民主义剥削。美国、英国和其它西方跨国公司正在和南非公司一起参与这项剥削。南非和某些西方国家对纳米比亚的殖民兴趣是如此地交织在一起，以至于它们早就分工进行努力，在政治解决纳米比亚独立的问题上玩弄花招，并且进行拖延。比勒陀利亚正在尽力镇压纳米比亚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提出一项又一项的先决条件和借口，以便拒绝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的决定。美国和某些其它西方国家保护南非，使它不能有效地受到国际制裁，并且给予南非全面的物质、政治和外交支持。同时，西方国家正在强行企图使南非国家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对南非做出更新的政治让步。

这就是华盛顿和比勒陀利亚之间建设性接触的官方政策实质。实际上，这是反对南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个阴谋。最近，比勒陀利亚的殖民主义行政当局一直企图在温德和克从纳米比亚卖国贼当中拼凑一个所谓的临时政府，而西方国家

正在竭尽全力使得纳米比亚傀儡政治集团在联合国安理会内外成为合法。

众所周知，大会和安理会坚决谴责南非在纳米比亚建立一个临时政府。它们宣布这个企图是非法的，无效的，是违反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的决定的。然而，比勒陀利亚代表仍然正在企图讹诈联合国，要求联合国承认它的傀儡，以此作为联合国参加纳米比亚选举进程的一个条件。

我们都目睹上周安理会讨论纳米比亚问题的情景。我们同时也看到了某些其它现象。我们看到比勒陀利亚和华盛顿在干预安哥拉内部事务方面是如何协调它们的活动的。南非正在对这个国家进行侵略，以便保住萨文比集团。这个集团是为种族主义政权服务的。在美国国会中，所谓的克拉克修正案被取消了，以便可以开始公开援助这些傀儡。

在许多大会和安理会最近的决定中，尤其是最近于今年6月所通过的决定中，把纳米比亚独立同外部完全无关的事情联系起来企图受到了谴责和无条件的拒绝，因为它不符合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也不符合《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

因此，联合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非常清楚的。同时在不结盟国家运动、非统组织以及其它重要国际论坛的决定中，所谓的联系政策都受到了谴责。但是仍然相互直接进行勾结的南非和美国10几年来一直企图把给予纳米比亚独立作为一个条件，把执行安理会关于纳米比亚的决定与古巴从安哥拉撤军联系起来。这就是建设性接触的另一个例子。

联合国对于纳米比亚的政治情况，对于它的非殖化和实现真正独立负有主要责任。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以及所有联合国决定，提供了实现纳米比亚过渡到自由和独立发展的道路和手段。

比勒陀利亚及其同伙在联合国背后玩弄各种花招违反联合国的决议，企图把解

决纳米比亚问题变成一个新殖民主义的历史，这种行径必须坚决地加以谴责。我们必须加强联合国在解决纳米比亚问题过程中的作用，主要通过安全理事会，而不是任何国家集团来有效地参加和持久地控制纳米比亚实现真正的独立。联合国有关义务采取措施，以便能够在最近的将来执行联合国有关纳米比亚问题的决定。

苏联宁愿走政治解决国际问题的道路，包括解决纳米比亚的解放问题。众所周知，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途径是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以及安理会和大会的其它决定。我们当然认为应该政治解决这个问题，因此，苏联支持非洲国家和其它国家要求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7章的规定对南非实行最严厉、最有强制性的全面的制裁。对南非采取这种施加压力的措施不仅是解放纳米比亚的最直接的途径，而且正如经验所表明的也是迫使比勒陀利亚给予纳米比亚独立，并且使南部非洲局势正常化的最有效的方法。20多年来，联合国对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所采取的其它措施都是不够的和没有效力的。因此，必须向在座的各国代表团和全世界表明，出路只有一条，就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第7章的规定对比勒陀利亚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

最近在安全理事会再次讨论纳米比亚问题的时候，非洲国家、其它不结盟国家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再次在发言中提出了实行强制性制裁的要求。令人遗憾的是，安全理事会不能通过必要的决定，因为安理会的两个常任理事国，即美国和英国利用自己的否决权反对不结盟国家提出的决议。它们这样做，并且指出它们愿意支持不包括对南非采取措施的另一项决议，以及《宪章》第7章的规定。但是，大家都可以看到，这样的途径意味着安全理事会只会浪费时间，只会怂恿南非继续对纳米比亚和其它非洲国家推行自己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政策。在这样的情况下，与其作出一项不好的决定，不如不要作出决定。面对比勒陀利亚侵略政权顽固地拒绝接受联合国的决定和联合国的意愿，安全理事会还年复一年继续通过早就被证明是无效的同样一些决定，这是不恰当的。如果我们真正地希望有所作

为，如果我们真正地希望在解决南部非洲问题方面取得进展，绝大多数会员国都认为有必要在世界上的这个地区消除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温床，我们不仅必须对比勒陀利亚政权，而且也必须对站在这个政权背后给予全面支持的人不断地施加压力。

西方宣传一直企图在南部非洲的问题上放烟幕，提出该地区冲突表明东西方对峙的谎言，并且认为纳米比亚的问题也反映出这种对峙。它们企图这样来为干涉南部非洲的事务制造借口，并且企图公开反对民族解放运动。然而，人们单纯而相信这种神话般的谎言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非洲国家和其它不结盟国家清楚地知道，纳米比亚问题是非殖化的问题。

不结盟国家在罗安达的会议上反对，

“以东西方对峙为借口，企图转移对纳米比亚非殖化的中心问题的注意，并且危害纳米比亚人民实现自决、自由和民族独立的合法愿望的种种活动。”

我国对纳米比亚问题的立场没有什么秘密，也没有什么不可谈及的地方。苏联赞成纳米比亚人民在维护纳米比亚统一和领土完整，包括沃尔维斯湾和近海岛屿的基础上尽快地取得自己的真正自决和独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我们赞成南非军队立即全部撤出纳米比亚。我们赞成把权利转交给被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承认为纳米比亚人民唯一合法代表的西南非人民组织。

苏联已经而且将继续全力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在西南非人民组织的领导下以各种手段争取解放的正义斗争。众所周知，这是完全符合联合国的决定的。我国赞成以和平的方式政治解决纳米比亚的解放问题，必须立即执行安全理事会的第435(1978)号决议以及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其它基本决定给予纳米比亚独立。

采取有效措施，在南部非洲消除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时候早就到了。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末日即将来临。必须做出坚定的努力，扫除比勒陀利亚及其主子为纳米比亚的解放所制造的各种障碍，并且迅速地给予纳米比亚人民真正的独立。

穆登戈先生（津巴布韦）：由于这是我在哥伦比亚发生灾难之后第一次有机会发言，我想代表我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政府和人民表达我们深切的慰问。

仅仅在几个星期以前，联合国总部出现了一次活动高潮，许多世界领导人聚集在这里，举行两个历史性的纪念活动，一是纪念联合国成立40周年，二是纪念《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通过25周年。毫无疑问，在这两个庄严的时刻，国际社会的成员有了充分的机会来回顾我们这个宝贵的组织——联合国过去和现在取得的成就。同样，这也是一个自我反省的时刻，本组织的成员以批评的眼光估价了联合国的成就，并注意到了它的某些缺点。它首先是一个令人精神焕发，欢欣鼓舞的时刻，但我们希望，在批评地估价了过去和现在之后，所有的成员国应该重新承担义务，更加坚定地面对未来，并为实现我们组织的原则和目标不懈地工作。

今天，联合国正处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纪念日的前夕。和今年的纪念活动不一样，这个纪念日也许是世界上许多地区预先没有想到的。这个纪念日很可能没有几个星期以前的那种盛大场面，而且出于种种现实的目的，它很可能不被世界新闻所注意。

这一纪念日应该清醒地提醒我们大家注意纳米比亚今天遭受的悲剧。正如诸位代表所知道的那样，我在这里指的是1986年——大会通过了结束南非对纳米比亚委任统治的第2145(XXI)号决议20周年。

然而，在做出这一历史性决定的20年之后，联合国所负责的纳米比亚仍然在南非种族主义扩张主义政权控制之下。在《非殖化宣言》通过25年以后，联合国仍然没有履行对纳米比亚所负的充分和有效的责任，仍然没有使得该领土被压迫的人民根据大会1959年第1415号决议取得真正独立。

纳米比亚之所以仍然没有获得自由，并不是因为缺乏倡议。大家还记得，联合国早在1945年刚成立的时候就卷入纳米比亚问题了，更不谈联合国的前身——

国联。在20年中，联合国耐心和不懈地寻求说服南非把纳米比亚纳入托管制度，履行其对该领土人民所负的委任统治义务。自从终止比勒陀利亚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以来，联合国通过秘书长的斡旋，企图根据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奠定的基础取得谈判解决，确保南非撤出纳米比亚。从那时以来，秘书长又发起了许多倡议，最近的一个实例就是今年7月，他根据安理会1985年6月通过的第566号决议和南非进行了接触。在所有这些主动行动中，一个共同之点就是比勒陀利亚敷衍其事，通通予以破坏，以赢得时间来巩固其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

如果说国际社会还不能很快理解比勒陀利亚发出的毫不含糊的信息的话，那么秘书长9月6日提出的载于第S/17442号文件中的报告就足以清楚地表明，比勒陀利亚政权根本不想听取人们在纳米比亚问题上发出的理智的呼声。确实，纳米比亚最近发生的事件和比勒陀利亚说的话和做的事都毫无疑问地向我们表明了比勒陀利亚在纳米比亚和整个南部非洲地区的真实意图。今年6月17日，南非一意孤行地决定在温得和克设立一个傀儡政府，这明确地暴露了它剥夺纳米比亚人民经过多年战斗和牺牲所取得的成果和使纳米比亚成为南非的附属品的狼子野心。

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去年在纳米比亚看到的一切是种族主义政权的种族隔离鼻祖早在1949年制订的扩张主义战略的一个主要部分。在1949年2月17日向南非国会发表的讲话中，南非当时的种族主义总理D.R. 马兰先生直言不讳地道出了比勒陀利亚在纳米比亚领土上打的主意：

“我们必须把西南非洲置于一个不怕任何宣传和煽动的地位。要从宪法上把西南非洲和联盟联合起来，使这两个地区今后不能分割。为了做到这一点，让我们利用南非享有的不容置疑的权利吧。当委任统治仍然存在时，当关于委任统治的原则尚未消失时，南非同样享有这一权利。让我们利用这一权利来使得联盟和西南非洲这两个领土更加紧密地附属在一起，尽管我们现在还不能达到将西南非洲纳入联盟的最终界线。尽管我们现在不能将西南非洲

纳入我国，我们仍然可以从宪法上将西南非洲和联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使它们永远不能分开。”

因此，当时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纳米比亚在其唯一合法的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领导下取得真正独立和比勒陀利亚对该领土所抱的野心是水火不相容的。实际上，只有建立受比勒陀利亚控制和指导的莫卓勒瓦之流傀儡的代理国，才符合比勒陀利亚政权的上述政策。这样的一个纳米比亚只不过是形式上取得独立，实际上只不过是南非的附属品。我们只能根据这一点来理解博塔的发言，他说，在某些情况下，即使是古巴部队仍然留在安哥拉，他也准备给予纳米比亚独立。

在这些事实面前，难道还有人对于南非破坏联合国旨在早日解决纳米比亚争端的一切倡议有任何怀疑吗？在秘书长为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而进行的谈判进程中，比勒陀利亚政权每到关键时刻便敷衍其事，难道还有谁对此表示怀疑吗？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者在纳米比亚走向独立和自由的漫长而艰巨的道路上设置了一个又一个障碍，这是毫不令人奇怪的。比勒陀利亚政权玩弄的这种捉迷藏的花招证明了我们长期持有的看法，即种族隔离政权不愿意使纳米比亚人民行使其独立和自主的民主和民族权利；要使它这样做，国际社会就必须采取坚定和果断的措施，迫使它就范。

正是由于我们看透了种族隔离政权对纳米比亚的上述真正意图，我们对所谓联系的笨拙政策感到愤怒。我们认为，这是赤裸裸地企图给种族主义披上一层体面的西式外套的行径。然而，尽管它披上了一层婚礼服，我们绝不能接受种族隔离。我们拒绝接受所谓大国在“势力范围”中的利益的论点，因为这种论点是企图降低纳米比亚人民独立和自主的基本权利。我们强调，纳米比亚人民有权获得自己的国家，不受任何外部问题的的干扰。

非洲人民不能接受这一事实，即纳米比亚和安哥拉或者非洲的其他国家是任何人的“势力范围”或后院这一点。我们完全拒绝霸权主义的势力范围的概念。纳米比亚和安哥拉与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其他邻国一样是最先成为种族隔离制度疾病的受害者；种族隔离制度是南部非洲人民遭受痛苦的根源。这种制度是侵略性的、压迫性的和屠杀性的。它并不是象有些人所说的特殊的制度。它属于法西斯主义一类，并且与其哲学鼻祖——法西斯主义——一样必须要对它进行斗争和予以摧毁。1985年种族隔离制度的受害者是黑人，而不是四十年代的白色皮肤的犹太人这一事实不应当影响我们的思维。在四十年代，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国家共同反对欧洲的法西斯主义的罪恶理论。是什么阻止它们今天做这样的事情呢？这决不是因为人们对于种族隔离制度是一切罪恶的根本这一点有任何怀疑。联合国的所有成员国以使种族隔离制度成为臭名昭著的罪恶制度。那么是什么阻碍它们“为和平而团结”并坚决的共同行动来使这一罪恶从地球上消失呢？难道这一次受害者的肤色就影响了我们的判断力了吗？非人道的奴隶贸易是不是使西方人的良知失去活力，因此当牵涉到人的肤色时，它就丧失了道德感了吗？

非洲国家现在所需要的是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同盟。不同这种同盟是来自西方还是东方都无关紧要。这正象最终找到治疗令人恐惧的爱滋病的医生是美国人还是法国人对于爱滋病的受害者是无关紧要的一样。这些受害者所要的是能够治疗这种疾病。同样，我们并不关心谁能帮助我们摆脱这种罪恶。我们欢迎一切援助。我们会感谢所有那些帮助我们排除这种灾难的人。我们拒绝这种建议，即那些帮助我们击败种族隔离制度并使纳米比亚获得独立的人将自动地成为我们新的主人。我们同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已经战斗了将近100年。我们无意用一个外国统治者取代另一个。最后我要说，非洲人将最终由那些帮助解放他们的人统治这种观点是建立在黑人种族劣等的种族主义理论之上的。我们对这种观点是完全蔑视的。而且，这种观点将不可能影响我们，不论我们与谁合作。同样，



这种观点否认了非洲在过去的20年的独立历史中所得到的教训。

美国最近所采取的行动，正如10月16日的《华盛顿邮报》和1985年10月29日的《纽约时报》所透露的，即增加对安哥拉的种族隔离制度傀儡的援助，这种作法是为了将南部非洲包围在种族主义的地狱中，它的后果是难以估量的。是的，美国站在南非白人种族隔离制度一边，威胁加入南部非洲的冲突对于世界和平与安全带来了令人可怕的影响。这不仅是对纳米比亚人民还是对安哥拉人民都是一种挑战。这是对非洲大陆、对于重视人类尊严、公正和道德的人都是一种直接的挑战。这是对《联合国宪章》、《非洲统一组织宪章》和一切国际关系中的准则的明目张胆地违反。因此，我们呼吁联合国再一次进行考虑；我们呼吁人们记住、即现存的安哥拉政府被迫向古巴以及其它国家作出请求，要求它们提供援助，因为与南非进行合作的中央情报局已经以支持安盟和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的身份进入了安哥拉，并且正准备在罗安达建立一个傀儡政权。我现在引述中央情报局在这一地区的行动局长约翰·斯多克维尔先生在他的书中《寻找敌人》中的话：

“对中央情报局来说，南非人是解决中部安哥拉问题的理想的解决办法。因此，在中央情报局的总部不用写任何类似的备忘录：即让我们与南非人协作，随着美国的卷入，这种合作的水平不断增加，而且影响到了各级。”

安哥拉除了继续要求从它的朋友那里得到帮助之外没有其他的办法，因为南非与其盟友一道继续公开的和隐蔽的支持安盟的土匪。我现在引述博塔先生在1981年说的话：

“南非政府认为安哥拉的萨文比对于纳米比亚来讲是一个缓冲剂。南非政府认为萨文比要的是安哥拉南部。由于到目前为止南非政府都支持了萨文比，那么如果萨文比受到伤害的话南非政府的名誉就会受到影响。”

我们并不了解这一点，即第三方已经被某些大国利用，从而对萨文比和其他叛乱分子提供援助。

我是一个非洲人，因此我不能很容易地接受所谓巧合的概念。首先，我们看到废除了克拉克修正案；然后我们又读到了美国左翼十字军战士要在安哥拉的赞巴和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举行国际土匪会议；然后我们又看到了美国的宗教左派反动派访问南非，目的是为博塔政府的种族隔离制度粉饰；在这之后是里根总统所说的在南非已经消除了种族隔离制度的话；总统又成功地废除了参议院和国会所提出的孤立南非的动议；在这之后南非公开的为了支持安盟而进入了安哥拉；然后南非的特使被派往华盛顿去汇报关于在安哥拉的安盟局势。我问我自己，当世界的政治家在联大四十年纪念活动中讲话的时候，唯一避免谈到南非的爆炸性局势的人是里根总统，这是不是偶然的？当他是唯一的提到安哥拉是威胁世界和平的冲突地区时，这是不是一种巧合呢？当南非决定限制报告关于国内局势时，华盛顿将新闻对安哥拉的注意转移到南非的国内局势上来，这是不是一种巧合呢？为什么冷战和麦克卡锡的理论被从坟墓中发掘出来并被用来鼓动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不是的，我发现我自己同意我们的朋友国务秘书波罗尼厄斯所说的话，他在谈到哈姆雷特时说到：

“尽管这是一种疯狂，然而其中却有方法。”

在这种表面上相互不连贯的实践中有一种艺术和方法。我们不能避免得出这种结论，即有人正努力帮助南非排除压力，并为其统治者维护种族隔离制度而提供演习的地方。我们拒绝这种计谋，并警告策划者不要玩火。南非是一个种族主义的火药筒，所有的人，特别是多种族的国家——包括美国都不可能逃脱这种爆炸所必然产生的后果。非洲将不会脱离社会的轨道；我们的势力都被限制在目标上了；我们将继续施加压力，并一定要摧毁种族隔离制度的罪恶的城堡。

今年4月在新德里召开的不结盟国家会议，以及今年9月在罗安达召开的常会都对纳米比亚不断恶化的局势表示了严重关注，会议敦促安理会开会考虑采取进一步措施，包括对比勒陀利亚政权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大家应当记得，安理会认识到比勒陀利亚政权在南非对和平和安全所造成的威胁决定根据《联合国宪章》

第七章通过第418(1977)号决议,这个决议要求对南非进行武器禁运。今年6月早些时候,安理会通过了第566(1985)号决议;这个决议特别敦促成员国自愿采取措施反对南非,这些措施包括:停止进行新的投资,阻止并重新检查与南非的海事和空中关系,限制使用南非金币以及一切其他在南非制造的硬币,并且在体育和文化关系领域中实行限制。自那时以来,已有一些国家采取了旨在孤立种族隔离政权的步骤。

我们满意地注意到,从那以后,欧洲经济共同体一直共同致力于对南非采取经济措施;被称为英联邦的国家集团也这样做了——我国也是英联邦的成员国;美国也采取了单方面的措施。

北欧国家集团很久以来就采取了对南非的一系列这种措施,包括关键的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一些国家也很久以来就对南非采取了石油禁运。安全理事会已经多次欢迎了这些互不相连的行动,特别是在第566(1985)和第569(1985)号决议中。

人们本来会认为,所有这些谴责种族隔离的不同措施和各种宣言能够在联合国的范围内提供一个国际合作的基础,以对南非采取具体的行动。但是,天哪,上星期我们在安全理事会看到,事情决不是如此。不结盟国家和非洲统一组织的成员国提出了一个决议草案,基本上已由于总统行政命令而在美国已经有法律约束力的措施,以及那些对英联邦成员国有约束力的措施作为共同立场,使他们能够根据《联合国宪章》的第七章成为可以推行的一个国际格局。草案的起草人讲的很清楚,只要剩下的部分能够在《宪章》第七章的有约束力的范围内得到通过,他们愿意修正提出的任何具体措施。

已经发生的事现在成为历史了。联合王国和美国都不愿意把那些它们已经根据其他安排有义务执行的措施置于联合国之下。我们不是要求任何新东西。也不会是因为这两个盟国不相信,南非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那么为什么

它们脱离对南非实行武器禁运的第418(1977)号决议呢？那个决议清楚地讲，南非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这是它们很久就通过并接受的判断。那么为什么这两个国家的代表在徒劳无益地试图解释它们的否决时假惺惺地表示遗憾呢？那些提出这一决议的人是真诚的，并希望容纳所有那些真正致力于摧毁种族隔离的措施。我们没有选择，只有怀疑这两个国家已经要采取的措施的严肃性、真诚和诺言。因为，如果它们真正要致力于反对种族隔离的话，它们为什么不同意在联合国的范围内执行同样这些措施呢？

关于南非的英联邦协议说，

“我们同意，并赞同其他政府采取下列对南非进一步的经济措施……”  
(A/40/817, 第6段(III))。

它继续说：

“我们都将 一切手段并通过我们能够拥有的一切适当的论坛来奉行本协议的目标。(同上，第9页第8段)。

的确，“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并通过我们拥有的一切论坛”是非常关键的。这显著支持这些不结盟和非洲的英联邦成员国上个星期的行动，它们寻求在联合国这个论坛内，“建议其他政府采取英联邦国家的经济措施”，特别是通过把这些措施置于《宪章》第七章之下。英联邦协议的大部分措施本身就包含了第七章的语言。

拿骚英联邦公报的第21条说：

“国家元首回顾，他们在新德里已经同意，如果南非继续阻挠第435号决议，就应当根据《联合国宪章》采取适当的措施。他们还同意，他们在关于南非的另一个协议中所设想的行动应当直接用来保证南非执行国际社会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意愿”(同上，第13页第2段)。

的确，如果协议的上几段引文和这一段一起来读，那么就很清楚，除了英联邦一个

成员国的观点相反，把英联邦协议所列举的措施带到联合国论坛内以及它有约束力的范围内的努力完全符合英联邦协议和公报的文字和精神。

对我们在南部非洲居住人来说，线已经划过了。必须拆除种族隔离，否则它就会摧毁我们大家。种族隔离每天都在摧毁那些在南部非洲居住的人。我说的不是我们在过去14个月中每天目睹的对无辜的示威者的杀害，这已经导致了差不多1000人死亡。不是的。我想的是体制化了的谋杀和剥夺权利的话在南部非洲每天都有数百人因此而死亡。我提的是南非种族关系研究院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以布雷特医学院的研究为基础得出结论说，3百多万黑色南非人蒙受饥饿或营养不足，30—40%的黑人儿童体重不足，在称为家园和区的尘埃盆地，婴儿死亡率已经达到令人惊恐的数字，1000个婴儿中有190人死亡。

这些数字的不道德在于这个国家能够生产出比它能够充分满足人民需要还多百分之十二的粮食。南非的非洲人不是因为财富的异想天开而受害，或因为它不能生产足够的粮食。不是，由于人对人的非人道行为，在丰足中儿童在死去或营养不良，男女受到饥饿。种族隔离是个杀人犯。它杀害弱小的黑人儿童，仅仅是因为他们不幸生出来就黑。跨国公司害怕如果实行强制性制裁就会失去超额利润，工业化国家不准备在制裁体制中放弃的宝贵的就业是以无辜的婴儿的鲜血买到的。

这不是讲究词藻含蓄的时候，我们必须称铁锹为铁锹。种族隔离的病毒并没有民族疆域，它比非常可怕的爱滋病更传染和杀害了数以千计的人。它支持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持不同政见者，从而导致屠杀和饿死数十万儿童。在纳米比亚、博茨瓦纳、莱索托，它已经屠杀了无辜的人民，包括难民和儿童。在我国——赞比亚，种族隔离通过其代理人和反对意见者强奸了学校的女学生，杀害和伤残了农民和民庄主。的确，我们今天在纳米比亚的有些男女的唇、鼻和耳被种族隔离的特务割掉，以图推翻自由和公众选举的津巴布韦政府。

令人遗憾的是，这还远不是种族隔离在南部非洲造成的混乱的全部。仅在一

九八〇至一九八四年的五年之内，9个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的国家由于种族隔离政权的行动，而受到高达100亿美元的损失。这是9个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的国家为反对南非的种族隔离而采取的原则立场而付出的巨大代价。这相当于这些国家在这5年中得到的所有发展援助的几乎两倍，相当于同一时期所有9个国家出口盈利价值的三分之一。简而言之，这九个年青的发展中国家在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中已经受到了重大的损失。

当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的国家说，它们知道如果对南非进行制裁它们将受害时，它们并不想成为那些试图摆脱他们国际责任的人作为替罪羊，应当听取他们的声音。

有鉴于此，应当听取我们呼吁的紧迫性以及强烈的感情。我们要求国际社会来帮助我们，现在，如果它们决定明天到来的话，那就是来参加我们的葬礼。

人们痛心地注意到，国际社会对纳米比亚问题采取果断行动的意愿继续遭到比勒陀利亚和跨国公司之间肮脏的联盟的破坏。毫无疑问，尽管这些跨国公司也违反事实的大吹大擂，但它们作为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的收益者最终应对拖延纳米比亚独立及摧毁种族隔离制度负责任。如果不是这些机构的合作的话，仅仅是石油输出国家组织对南非所实行的石油禁运就早已使种族隔离国家低下头来了。是谁在南非和纳米比亚冶炼和分配石油产品？当然是跨国公司。如果不是跨国公司的话，还有谁在向种族隔离政权提供它所需要的技术和资金呢？然而有人却狡黠地对我们说，他们是为公有利益的一股力量，他们为黑人提供了就业和训练机会。我的上帝，谁曾说过，即使是奴隶主也不养活他的奴隶和只教他们能够生产就行了？

不，跨国公司一直不是纳米比亚受压迫群众的好朋友。因为尽管联合国一再通过决议、国际法庭于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发布了咨询意见和尽管存在着保护纳米比亚自然自源的第一号法令，西方跨国公司继续剥削该领土的自然资源，西方投资继续支持着种族隔离政权在纳米比亚的军事机器，这样维持了南非非法占领那块

应该由国际社会接管的领土。今年9月为关于跨国公司在南非作用听证会而作出的秘书处第E/C.10/1985号背景文件指出，纳米比亚国民生产总值的60%作为公司的利润、还息和海外工资寄款的形式运出国外，该文件继续指出，在纳米比亚活动的外国经济利益集团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使纳米比亚的经济各个部门一体化。该报告进一步指出，西方跨国公司继续通过生产军事物资和提供贷款等方式为南非军事机器服务。南非和西方资本的合作仅仅是有利于加强种族隔离制度和拖延纳米比亚和南非被压迫群众的痛苦。这就是为什么我国代表团强烈地感到全面约束性制裁措施是国际社会将罪恶的制度从南部非洲消除出去的唯一和平选择。因此，我们敦促国际社会所有成员，特别是安全理事会那些最近通过滥用否决权而阻挠对南非实行制约性制裁措施的西方常任理事国根据《宪章》第七章履行起它们的国际义务。

在现在比勒陀利亚政权处于绝望状态，加强其对纳米比亚和该地区邻国人民的野蛮和侵略行径的时候，国际社会必须通过纳米比亚人民的合法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支持纳米比亚人民，使他们能够加强为获得自由而进行的斗争。国际社会应该对纳米比亚人民提供他们所迫切需要的物质和其他形式的援助，以继续进行他们为获得自决与独立的斗争。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必须要代表我国代表团向秘书长表示敬意，他为早日解决纳米比亚问题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我们向他保证我们将无条件地支持他的努力。

最后，请允许我感谢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我们亲爱的兄弟卢萨卡先生，并通过他诚恳地感谢理事会指导委员会所有成员，他们为我们今天收到的报告和建议作出了贡献。我们还要特别感谢我们亲爱的朋友圭亚那的辛克利大使，他在过去一年里以代理主席的身份娴熟地主持了理事会的工作。我们充分支持我们面前载于第A/40/24号文件中的建议。

斗争在继续！

下午1点45分散会。